

NUREN BUSHI HUACHENSHAN

女人不是 花衬衫

孟焕军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女人不是 花衬衫

孟焕军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不是花衬衫/孟焕军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765-003-4

I. 女…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32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000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卓越和王无非相好缘自一次群众文艺大赛。那时王无非刚刚从市长秘书升任新水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招商局局长不久。卓越代表商业公司表演的一曲二胡《丰收》拨动了王无非的心弦。

按说,王无非跟着市长当了几年秘书,也不是没开过眼界,啥场面没见过,怎么会被并非专业的二胡演奏所迷惑,多少年后他自己都没想通。他为自己找到一个很勉强的理由是缘分。这理由虽勉强,却在机缘中透出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的原因有这些方面,一是他刚当了政府副秘书长兼招商局局长,因为心怀不满才和文化部门联合举办什么群众文化艺术大赛,不然的话他的脑子里连个群众文化的影子都不会有。你想想啊,他王无非跟随市长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那是真真切切的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啊,市长的一个眼色,一个手势,甚至一声嗯啊,一声咳嗽,他都心领神会得没有丝毫差错,你说他这种良苦用心不就是图个好去处好前途吗?可是几年苦熬苦等,等来的结果他并不满意。

他和最知心的朋友说起自己的提拔总是感叹道:没办法啊,大家都认为当秘书的只会写写

文章掂掂包干不了大事。在他看来,干大事的就应该是工商、交通、财税那些部门的领导,那才叫要害,而安排他到一个刚刚成立的招商局去当局长不过是给他一点安慰,兼着的那个副秘书长就更不是什么重用了。可是,尽管有牢骚,有感叹,也只能装进肚子里,偶尔在最铁杆的朋友面前呻吟两声。他明白呻吟多了没有一丁点的好处。铁杆之外的朋友是听不到王无非的牢骚和呻吟的,他们看到的王无非仍然是一个谦和优雅又不缺少雄心壮志光明前途的年轻干部。这不,他刚刚上任三个月就协调组织了新水市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文化艺术大赛。正是这个艺术大赛使他和卓越有了认识的机缘。如果这个艺术大赛不是他一手策划组织,他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观看这场大赛的话会有什么结局呢?他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想:对舞台上的卓越最多看两眼,多一眼都不会看。

二是他王无非怀有雄心壮志才搞了群众艺术大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为他的招商工作做铺垫的,因此他才会重视,才会看上并非专业演奏二胡的卓越。卓越演奏得还说得过去是一方面,最要紧的是在那样一个大赛氛围里二胡是最能代表民族艺术的。王无非怎么能忽略卓越的演奏呢,卓越站在舞台上拉着二胡又是那样的条高腰柔臂软表情生动。

这是王无非自己的分析,后来他和卓越谈论起他们之间的缘分时卓越又补充道:还有一点,你不知道,本来我们公司的参赛节目没有我,可是有个唱民歌的就在大赛前两天突然住院了,我才去参赛的。这样他们的缘分就又增加了一点。缘分之说,只是他们两个人私下里秘谈时的话题。对于局外人来说,看到听到猜测到的都是寻常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群众艺术大赛之后的卓越好长一段时间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丈夫的裤子让她给熨坏了,就是因为她脑子里总是挥不去王无非的影子。公司的人都知道自己唱得好,京剧、豫剧、黄梅戏有板有眼有腔有调,他们哪里知道我会拉二胡哩,听说唱民歌的人突然住院找到工会主席要求填补这个参赛节目是明智之举。工会主席犹豫不决地说让我先试试再说,问我既然有这特长为什么当初不报名?你们有吹的

有唱的有拉的我还报什么名呢,我怎么可能去给别人当陪衬,我是看到没有人演奏二胡才要求顶替一个节目的,二胡演奏是多么民族多么高雅的艺术啊。这是卓越给丈夫熨衣服时候想的。

自从和王无非认识以后,卓越经常陷于这种意识流状态,而这意识流的内容不是参赛就是王无非,两项内容要么断断续续,要么合而为一。哎哟!电熨斗烫了她的手。她停下来看看被烫的左手食指,有点红红的,用凉水冲了一下又接着熨起来。接着再熨的时候就有点恨恨的,随口骂道:啥东西,哪有这样的人,衣服洗了还得熨,不熨就不穿!其实就熨衣服这件事她是经常当着面埋怨丈夫的,只是没有这么恶毒过。这一骂像是出了一口恶气,非常解恨。骂完以后的思绪很快就随着电熨斗发出的滋滋声过渡到了她的意识流去了。

人生就是一个捉摸不透的链条,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动意识,就不可能有露脸的机会,就不会有王局长对我的赏识,说不定这才是我美好人生的开始呢。王局长不是重视文艺吗?说不定王局长就是发现我这个文艺人才的伯乐。想到这里她嘿嘿笑出了声。她发现自己想得有点失态,有些害羞地拍了拍自己的脸,等她拍了脸的手再去拿熨斗的时候发现丈夫向默威的裤子熨糊了,发出一股刺鼻的焦糊味道。她把熨斗扔到一边,掂起裤子仔细查看一番,羞愤地自责起来:王无非、王无非,王无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他对我有点好印象,人家当人家的局长关我什么事,我不还照样去商业公司上班,一个月领那几百块钱工资吗?这套西服可是新的啊,裤子坏了,向默威那穷讲究还会穿吗?知夫莫如妻,她知道以向默威的君子之风绝不会因为她熨坏了一条裤子和她别扭,但是她心疼钱,这套西服可是花了将近六百元呢。这样想着她又把埋怨的目标对准了向默威:穷讲究的东西,整天让熨啊熨的,可讲究去吧!她自己这样嘟囔着吵着狠劲地把裤子扔到熨衣板上,拔掉熨斗插头躺床上憋气去了。

向默威是新水师范学院教师,教授古汉语。或许是由于长期的专业熏陶,使他显得古朴而儒雅,古朴得近乎古板,儒雅得近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衣着尤其讲究,穿哪套西服配哪件衬衣哪条领带绝对不能

马虎，西服要熨烫平整板正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有个如此讲究的丈夫做妻子的哪还有闲着的时候，卓越八小时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给丈夫收拾衣服了，而像这样熨坏衣服的事以往还没有发生过。

向默威下班回来的时候卓越还在床上愠着。不过她这个时候的愠也不过是徒有形式了，心里早已艳阳高照。她刚躺下的时候是在愠自己的气，一套西服几百块，裤子坏了就等于一套都坏了，由此过渡到愠丈夫的气，凭什么你讲究我就得付出艰辛呢，你讲究你自己熨啊烫啊，这样想着又过渡到了对王无非的想入非非，不就是王无非给我倒了一杯酒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吗，怎么就让人魂不守舍呢，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安排？这样想的时候，卓越就进入到了不讲理的状态，是他毁了我们家向默威的裤子，冤有头债有主，在哪儿损失在哪儿补。

她正这么理直气壮地想着要找王无非补偿她的损失时，听到了钥匙扭动门锁的声音。向默威看到客厅里摆放着熨衣板知道卓越在家。向默威径直寻到卧室，见卓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对他没有丝毫的反应，就凑上前去涎着脸问：下午没上班？

卓越平淡地嗯了一声，向默威感觉无趣便到客厅整理熨衣板和衣服去了。很快卓越就听到向默威快步返回卧室的脚步声，她想他一定是掂着裤子来埋怨我的，结婚这么多年了，凭什么我就该这样给他熨衣服，不就熨坏这一次，他要埋怨我坚决不答应。卓越做了要和向默威吵一架甚至干一仗的心理准备。

卓越听到了他越走越近的脚步声，听到了他的鼻息声，感觉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她睁开眼睛，向默威的脸正对着她的脸，他俯身看着她，表情是那样的温情、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甜蜜、那样的缠绵。向默威看她睁开了眼，便伸出手抚摸着她的脸柔情地说：起来吧，我请你出去吃饭。

在他们出去吃饭的路上，卓越竟然莫名其妙地想她怎么会做好了和丈夫干一仗的准备？结婚十年了，向默威何时不是对她百依百顺唯唯诺诺。他们是众多寻常夫妻中的一对，日子虽然谈不上紧紧巴巴却也不甚宽余，一个月也不舍得到外边餐馆里吃上一顿饭。卓越所在的

商业公司是一个小公司,本来他们刚结婚那阵儿她的工资和向默威比起来不相上下。这些年向默威不断进步,特别是评了副教授以后工资就远远超过了卓越,随着教龄资历的增长,在学校里日趋重要起来,当了什么课题组长教研组长这些说不上官衔的官,几个如此名堂的负责人小组长加在一起拿到的补助都超过了卓越的工资。两个人的收入与众多夫妻相比不算太低,但自从他们把儿子送进寄宿学校后就再也没有了花钱的从容。通常情况,他们出去吃饭总是因为有了工资以外的收入,比如向默威在刊物上发表论文领到了稿费,向默威所领导的课题组拿到了奖金等等。当然这些意外收入都是向默威拿到的,卓越所在的公司由于市场的因素经营状况每况愈下,除了每月领一次寥寥几百元的工资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意外收入的。

卓越并不把丈夫的钱订得很紧,无论何时只要丈夫说请她吃饭她就会欣然前去,从不问丈夫的钱从哪里来又挣了多少,给了就接着不给也不问。他们不是贫贱夫妻也不是富有夫妻,卓越的花钱理论一向都是理性的,向默威一向是老祖宗留下的花费观念,所以他们量入为出。即便是出去吃饭也不摆什么谱,生活有所调节,得到一次小满足便皆大欢喜。

一般来讲,他们在外边吃饭是三菜一汤,那是卓越爱吃的清蒸鲈鱼、蒜蓉茄子煲和红烧排骨,汤嘛,当然也是卓越喜欢的。向默威说每种食物都是天地之精华,他吃什么都香,卓越爱吃的就是他爱吃的。向默威把卓越带到了台湾人刚开张的小饭馆,叫台北小厨。向默威的一个学生请他在那里吃过一次,觉得那里的氛围和风格风味都适合卓越,就在心里念叨着下次两口子再出来吃饭就去台北小厨。高靠背的火车座沙发让食客有相对隐蔽性的空间,洁净的餐桌上各种佐料摆放很整齐,卓越一进去就表现出惊喜。吃饭的时候,卓越忍不住问:你发现我把你的西服裤子熨坏了,怎么连问都不问呢?

向默威说:坏就坏了,再问也是坏了。

好几百呢。

好几百坏了也没办法。

他们仍然是三菜一汤,黑胡椒小牛排、砂锅鱼头煲和素炒小青菜。

他们没有吃过真正的台湾风味,无从评价那家餐馆的菜做得是否正宗地道,不过他们感觉好,吃得开心。两个人带着享受了美味的满足感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向默威和往常一样打发妻子先睡,然后便走进了书房。卓越在卫生间里洗漱的时候对着镜子照了好大一会儿,其实这是她多年来每晚都少不了的功课,大概每一个自恋和对逝去青春并不死心的女人都会这样对着镜子触摸每一道眼角的细纹。可是,那个晚上眼角的细纹好像特别明显,这让她伤感。几乎彻夜未眠地沉思、揣测,她陷入了一个事实和虚构相混杂的世界。

二

此刻的窗外黑夜沉沉,卓越家书房里亮着灯,向默威正陷入自己的世界写一篇有关古汉语教学体会的文章,以便换上百十元的稿费请他的夫人出去撮上一顿,找一点夫妻正常生活之外的乐趣,以此让妻子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让她过上有些味道的生活的男人。

卧室的门窗紧闭,窗帘也拉得不留一丝缝隙,这是一个适合胡思乱想的空间,而女主人卓越就躺在这样一个适合胡思乱想的空间里,她的胡思乱想还有些亢奋的情绪。

卓越无论是在丈夫面前还是在同事朋友面前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淑女形象,不仅容貌够得上美女的标准,气质更是好得让女人自惭形秽让男人头昏气短。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偏偏又练出了一手好二胡,生就了一副好嗓子。拉能拉出高山流水小溪潺潺,唱能唱得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才貌双全的女子又偏偏说话慢声细气委婉柔和。她的形她的气她的韵都是十足的媚十二分的耐人寻味。

这个在别人看来无可挑剔的女人正躺在她和丈夫共眠的大床上思索鲜为人知的过去和不好把握的未来。

思索仍然开始于对王无非时而清晰时而模

糊的记忆。她和王无非的相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一段看似漫长而事实上只有三十三天的日子里,王无非给她发过两次短信通过一次电话。王无非给她发的两次短信她都回了,但她接过一次王无非的电话后还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她从两次短信和一次电话的时间分析王无非与她的联系是颇费思量的,因为这中间都是相隔差不多十来天的日子。她从这一点判断出王无非是一个工于心计和自尊心极强的人。第二条短信她是今天早上才收到的,短信内容并不暧昧,不过是大家都在转发的段子:多歇歇别太累,到时吃按点睡,看上就买甭嫌贵,得空与友聚聚会,既有清醒也有醉,能挣钱会消费,生活弄成这样那才对!

卓越在去上班的公交车上收看了这条短信。手机上发信人的号码又一次带给她措手不及的惊喜和翻江倒海的快意,那惊喜和快意在胸中弥漫升腾,竟至于让她头晕目眩浑身发软。她哆嗦着牙齿,抖动着双手翻看手机里朋友们发来的短信,从头至尾看了二十多条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回复。就在她慌张、激动着寻找合适的回复短信时公交车到了她要下车的站点,她只得装起手机下车。

她带着狂喜躁动着一路小跑走进她认为埋没她个性和才华的商业公司办公室。狂喜着的感觉太好了,以至于那些平时让她觉得讨厌的人和讨厌的地方都美好起来,就连见了那个啰啰嗦嗦皱皱巴巴的看门老头儿也喜笑颜开地打了招呼。卓越脚步轻快地踏进办公室的时候郑音主任正在拿着拖把打扫卫生。

郑音姐,你又来早了。卓越和郑音打着招呼便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子。

卓越每次在郑音之后到办公室总是这样平淡而简洁地打招呼。郑音是个大度的人,她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为难过卓越,更不会因为晚到一会儿就表现出不满的神色,每当她听到卓越和她这样打招呼的时候总是浅笑一下算是回答。今天她感觉到卓越的招呼声中带着少有的喜悦和清爽,不由得抬头看了她一眼,她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卓越一反常态连声音都变得爽脆起来。

打扫完卫生,郑音出去了,卓越泡了一杯茶,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

翻找短信。一条短信让她脑海中映现出王无非修剪得很整齐的造型，她说不上那种发型叫什么名字，但她清楚地记得稍稍地偏分一点，比小平头稍微长了一点，让他显得精干而简约。短信是这样的：学会观察男人：头发一边倒，混得比较好；头发往前趴，混得比较差；头发两边分，正在闹离婚；头发往后背，情人一大堆；头发根根站，不是领导就是坏蛋。短信中的每一种发型好像都对不上王无非的造型，她看着想着嘴角露出一点点调皮的笑意，没怎么犹豫就转发到了王无非的手机上。

对卓越来说，这是久违的风情了。

结婚十多年后开始对一个与她生活毫不相干的男人冥想和回忆的时候，她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她与丈夫向默威的姻缘与大千世界中成千上万对夫妻一样缘于偶然，是通过热心人的撮合而走到一起的。她决定与向默威结为夫妻的时候带着无限的伤感和万般的无奈，而她的父母像是终于扔掉了烫手的山芋一样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轻松酣畅。无论再过多久她都不会忘记，出嫁的那天，天是那样的蓝，风是那样的轻，迎亲的花车是那样的艳，花车里的新娘恍恍惚惚不知今夕是何年，幻觉中的新郎竟然是她爱得好苦好苦的关键。

卓越高中没有毕业就被特招到部队成了一名文艺战士。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高中生来说，特别是女生，能够到人民军队那个大熔炉里接受锻炼是考上大学之外最好的前程。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在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中，还差几个月就要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卓越竟然穿上军装成了一名军人。别说卓越没有幻想过，就是她的父母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对于卓越一家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在中国这个人口过剩的国土上，尽管有着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渴望着穿上军装走进军营，但每年的征兵工作还是免不了在广泛的宣传发动上做足文章。卓越家喜从天降的好事就是在这一年征兵工作的宣传发动中到来的。卓越一家不知道往年的征兵是不是宣传发动到高中的校园里，更不知道往年有没有高中女生像她这样幸运地免去高考走进军营，而且还是文艺兵。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前一天从北京参加全国中学生才艺比赛回

来的卓越像快乐的小鸟飞进学校。按照高招办的有关规定,在全国范围的各项比赛中拿到奖项在高考时要加五分的。她荣获了二等奖,为家乡、为学校、为老师、为父母争得了荣誉。在同学们备战高考刻苦努力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挣到了宝贵的五分。老师和同学们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手持鲜花在站台上迎接她载誉归来。去北京之前,她还仅仅是一个长得漂亮的有才艺的高中生,回来她就成了一位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教育界知名的校园明星了。

谁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啊,十七岁的卓越的好事就是一桩又一桩地到来了。她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是星期一,成了名人的她把上学看得特重,把自己的前途看得特重,把自己在老师同学们心目中的形象看得特重。头天副校长在带领着欢迎队伍简单的迎接仪式结束时说卓越这些天辛苦了,不用急着上学,可以在家休息两天,好好调整调整。她当即表示明天就去上学,马上就要高考了,她要尽快把去北京耽误的功课赶回来。

去北京参加比赛对卓越来说不仅增长了见识,更激发了她的上进心。卓越受她在剧团当演员的母亲影响,时不时地会哼上几句,在母亲的逼迫下,她能把二胡曲子拉得深情婉转、余音绕梁,功课不算太差,人又长得乖巧可爱,自然受到老师的喜爱。这次去北京参加比赛就是她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的极力推荐,学校组织所有音乐老师和语文老师对她进行评定后决定的。平时她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老师和同学中所受欢迎和嫉妒分量的。但她的小脑瓜中还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更没有料到自己竟然能够代表学校,代表全市、全省参加全国的比赛。参加这样的比赛演奏得好是一定的,之外的附加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容貌要好气质要好要有表演的天分大概都是重要的。这些附加条件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在参赛通知里,但每个学校在挑选参赛代表时都是非常看重的。

那些竞争对手让她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性自己的不一般。参加比赛的男生女生个个都是金童玉女,一个比一个青春朝气,一个比一个傲气十足。特别是那些参加比赛的女生,都是人精啊,青春靓丽聪明伶俐,真是花团锦簇!看别人观照自己,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她就是

这花团中的一簇,她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发现而动心?对于一名还是高中生的少女来说,有什么发现比发现自己的美丽、自己的特别更让人惊心动魄!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应该为自己规划一条她还看不到也想象不了的生活道路,那就是上等人的生活道路,高质量的生活道路。为了那她说不清楚的生活道路她要出类拔萃,她要与众不同。

她的近期目标是考上大学。她知道她的成绩不是太好,要考上大学必须下狠劲,必须付出比别人不知多多少少的努力。为自己美好未来奋斗的少女的心灵是明媚的,荣获了全国中学生才艺比赛二等奖的卓越的心情是舒畅的。

从北京参赛回来的卓越一天也没有休息就像鸟儿一样快乐地飞到学校了。她想象得到那些小小少男对她望不可及的目光和小小少女对她既嫉妒又渴望、既疏远又走近的心态。让同龄人嫉妒和望不可及的少女是骄傲的,是令人羡慕的。

她陶醉于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好事竟这么快就又降临到她身上。上完第二节课,教导处的辅导员小李老师叫她。跟着小李老师来到教导处,教导主任正陪着几位穿军装的人说话,见她进去,连忙说:这就是卓越同学。

卓越羞怯地对他们笑笑,腼腆地站在一边。她不知道这些人和她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教导主任和那些人的询问和解释中卓越终于明白命运之神又要幸临于她。

他们问她:愿不愿当兵?这突如其来的好事简直把她打晕了,她晕得连话都说不囫囵了。她怎么会不愿意当兵,还是文艺兵。以她平时的学习成绩,用上吃奶的劲儿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简直就是老天在救她啊。

根据国家征兵的有关规定,年轻人当兵要自愿到当地的人武部门报名才行。对于多数青年来说当兵是一个好选择,许多家庭为了把孩子送到部队不惜代价拉关系走后门。对于老百姓家的女孩子来说当兵更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卓越那年果真就去当兵了,这件事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卓越也像众多女孩儿一样,由于根本就不敢奢

想当兵,所以就不可能在征兵工作的报名阶段去报名。卓越是在学校和征兵部门和她谈话之后补办的报名手续。她穿上军装之后才听说,这样的好事之所以轮得上她,是因为征兵的部队领导走访了所有报过名的女孩子,发现她们都不符合所征女兵条件。

穿上军装的卓越英姿飒爽,妩媚中混合着刚勇,激情中澎湃着豪迈。送兵的专列把她带到了祖国的西南边陲,成了一名文艺战士。经过几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她被分配到某部文工团。

按照正常的逻辑方式,一位正值青春妙龄能歌善舞的部队文工团女演员应该有非常美好的前程。卓越在参军入伍之前就见过大世面了,参加全国中学生才艺比赛时就澎湃起来的雄心壮志,在火热激情的部队舞台上更加坚定不移。她要出人头地,她要成为上等人,过上好生活。

上等人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在高中生的卓越脑海里还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当了文艺兵见了更大世面的卓越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她所向往的生活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她的战友中就有几位是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每到休息日就有专车来接她们出去。她们穿的用的和她有着太大的差别,为人处世也和老百姓家庭出身的她有着太大差别。她和她们在舞台上总是配合默契,但在台下却怎么也搭不上界。和她同一寝室的关晓虹是一位师长的女儿,言谈举止之间总带着一股冷冷的怪味道。她和关健的故事就缘于关晓虹。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关健奉母之命去她们团里看望妹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团年轻的副团长是开着越野吉普车到文工团驻地的。关晓虹从来没有在寝室里度过周末,每到周末下午,如果团里没有演出或者什么特殊安排,关晓虹就会像个隐形人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下午卓越正在寝室里看一本叫《舞蹈形体美学》的书,听到礼貌而且节奏缓慢的敲门声,她便急急地放下书本去开门。

关晓虹呢?

她不在。

去哪儿了?

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去的？

不知道，好像吃过午饭就没回来。

那我等她一会儿。

关晓虹不在，她的哥哥来看她，卓越只得让他进来等他的妹妹。关晓虹的哥哥提了一个非常鲜艳的手提袋，里边塞得鼓囊囊的，卓越打开门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一种滑稽：一个高高大大的革命军人手提鲜艳得有点夸张的手提袋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态东张西望地站在门外，女兵宿舍前面停着一辆阳刚气十足的越野吉普。在二十岁时的卓越看来，阳刚的军人和阳刚的越野吉普搭配是协调的，如果再配以果敢坚毅的神态就是绝妙了，简直可以用当今少男少女们的“酷”来描述。不过她和关键有了亲密关系之后就改变了当初见到他时那种滑稽的感觉，而认为那种滑稽是世上最不可言说的美妙了，因为关键很快就使她发生了质的变化，跨越了女孩儿到女人的界线。女孩儿与女人对男人的审美观念是不同的，女孩儿的距离感使她只看到男人果敢坚毅的一面，女人因为与男人有过肌肤之亲的经历使她不仅喜爱男人果敢坚毅的一面，更向往男人温情脉脉的一面。当初关键手里那个鲜艳得有点夸张的手提袋在女孩儿卓越的眼里看起来是有点不搭调的滑稽，而在成了女人的卓越眼里就成了对男人想象的道具了。

关键走进了妹妹和卓越的寝室，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关晓虹的床边，从关晓虹的枕边拿出一本《大众电影》翻看起来。那神情好像对什么都不怎么在意，不在意这是一间女孩子的住室，不在意和他同在一室的女孩子卓越。卓越虽然还在窗前看她的《舞蹈形体美学》，可她做不到对周围的一切都无所谓都不在意，两只胳膊还像她一个人在房间时一样放在桌子上，眼睛还像她一个人时一样盯在书本里，可她如芒刺在背，心不在焉，局促不安。她从来没有这样和除了父亲之外的任何一个男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待过。

房间里回荡起他的声音：哎，你看什么书呢？

听他说话的时候卓越感觉他已经在寝室里待了半天了，其实他就翻了两页《大众电影》，感觉索然无味便找话和她聊了起来。

卓越抬起埋在书本里的头要回答他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已经站在

她的桌子旁边。这个猛然的发现让她倒抽一口凉气,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怯和紧张随即拿起桌上的书像是证明自己确实是在看她的那本书一样说:《舞蹈形体美学》。

噢,挺深奥的。

不,我不懂,我想多学点专业知识。

我是关晓虹的哥哥关键。

我知道。

这么直来直去质朴纯净的谈话方式不仅与他的妹妹关晓虹不同,与他出身门当户对的妻子不同,也与他所接触的那些与他家庭背景大致相同的同学朋友不同。如果是他们那个阶层的人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所问一定会说:噢,没啥,随便看看;噢,你是关晓虹的哥哥呀,你好之类的回答。卓越的简单质朴吸引了关键,让他立即做出一个令人惊疑的决定,带他妹妹这个可爱的室友出去兜兜风,呼吸一下山里的清新空气,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当然关键向卓越提出邀请时他们已经谈了一会儿话,他是这样说的:关晓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与其这样等着,还不如我们出去透透气,今天是周末,我带你出去玩玩吧。

卓越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关晓虹的哥哥出去玩,犹豫着该如何推辞或者同意。关键看卓越涨红了脸犹豫不决,便推着她的肩膀说:走吧,我是关晓虹的哥哥,又不是坏人。

他这样说,卓越心中立即产生一种歉疚,好像她真的怀疑他是坏人,只好嘴里嘟囔着不知所云的解释随他上了越野吉普。

关键把车开得飞快。虽然已经是夏末秋初的季节,但西南特有的气候并不像卓越家乡中原地带那样季节分明。车窗玻璃开了一点缝隙,外面的风嗖嗖地吹进来。卓越两眼直视前方,借助车灯的光亮她能看到关键的车载着她在团部驻地后面的山路上攀缘。卓越活跃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在全身弥漫。她偶尔也借助外面的车灯看一眼关键,车内不开灯,外面射进来的光微弱昏暗,加之她不敢放大胆子肆无忌惮地看他,她看到的,更确切地说是她感觉到的关键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像。但她还是从他不甚清晰的影像中和他驾车行驶的速度